

走基层
转作风
改文风

记录我们呼吸与共的宁波

第8年
记录时间：2016年12月18日
记录地点：海曙区望春街道新星社区
记者：石承承



社区猜灯谜活动吸引了如潮人流。

在农历牛年、虎年、兔年、龙年、蛇年、马年、羊年春节后，东南商报先后推出了7组特别报道——“原生态笔记·记录我们呼吸与共的宁波”。猴年春节刚过，我们第8次出发，去倾听、去记录，我们期望凭借这些局部的、细节的记录，留下一份有声有色、有血有肉的微历史……

记录一个社区

新星社区：“邻里好，赛金宝”

退休了比上班还忙

采访当天，刚好碰上新星社区居委会组织元宵活动。不到早上9点，社区居委会大厅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来参加活动的居民，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带着孩子。
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年轻人、中年人忙着干事业、赚大钱、养家糊口，老人在家含饴弄孙，帮忙解决后顾之忧，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特别是像新星社区这样的拆迁安置小区，住的多是原新星村村民，拆村建居，不用再在田间地头忙活，多出来的时间就像是用不完的。

可是，老人并不都这么认为。

自从“全面二孩”政策放开后，今年68岁的龚生国不止一次被问到一个问题：“想让孩子生二胎吗？”

背后的潜台词，就是他和老伴是否愿意，是否有精力帮着带孙辈。

身为新星社区老年协会的副会长，龚生国也跟协会里的老伙伴们聊过这个热门话题，“发现很多人的想法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他们更愿意享受退休生活。”

就拿龚生国来说，每周有三天要去老年大学上课，有两天要给社区合唱团拉二胡伴奏，抽空还得组织协会的各项活动，有时还得帮忙调解邻里纠纷。

“老伴总说我，退休了比上班还忙。”龚生国说这话的时候，精神抖擞，丝毫看不出已经快到古稀之年。

新星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600

余位，占社区总人口的10%以上，跟龚生国一样想法的老人不在少数。

“现在的生活，不是忙，而是充实。”社区居民，73岁的沈国荣这么形容眼下的忙碌生活。

和龚生国一样，他也在老年大学上课，还担任副班长一职，每次上课都要早到晚退，得帮忙点名、打扫教室卫生，可他觉得为同学们服务挺高兴。

沈国荣会剪纸。应社区之邀，每逢寒暑假，他都会开设社区课堂教孩子们学剪纸。

以前当兵时，沈国荣在部队学过理发。从去年开始，他的这门手艺又有了用武之地：上门给社区里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。

“有些老人躺在床上起不来，多亏沈师傅既细心又耐心地上门服务。”社区书记朱莲森说。

社区自发兴起互助养老

曾经发生的一件小事，给龚生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：有老人独自出去活动，结果不慎摔倒，当场昏了过去，而儿女又不在身边，无法及时照顾。

“我当时的感受是很震惊。”在龚生国看来，儿女们忙于工作，无法随时随地照顾老人，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困境，“住在同一个社区的老人彼此互相照应，是个不错的办法。”

龚生国口中的“老人彼此互相照应”有点像近几年来正在一些社区逐渐兴起的一种全新养老模式——互助养老。

这种养老方式是在老年人中自发形成的，参与者基本为年龄相仿、志同道合的老年人，强调老年人间相互帮扶和慰藉，是对社区养老的一种补充。

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，去年下半年，由社区老年居民组成的“邻里友爱访问团”正式成立。龚生国说，对加入“访问团”成员的唯一要求就是“有爱心”。

今年71岁的郑爱月就是其中一员。四年前，她在社区里偶遇以前不算太熟识的老街坊，比她大23岁的陈素娥。得知对方独居，就住在自家

楼上。

好像一切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只要有时，郑爱月就会跑到楼上去看陈素娥，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需要。有时，自家刚烧出锅的菜，她也不会忘记给陈素娥端一份上去。

遇到要出门，如买菜、配药、到银行取钱，只要陈素娥打个电话，郑爱月总会赶去帮忙。

她们住的楼有电梯，但每次只要一迈出家门，郑爱月总会牢牢拽着陈素娥的手，唯恐她有磕磕绊绊。在不知情的人眼里，还以为两人是母女。

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郑爱月家中还有个和陈素娥同龄，患有老年痴呆的婆婆，身边压根离不开人。为了照顾婆婆，郑爱月甚至难得跟家人一起出门旅游。

“要照顾两个老人，累虽然累了一些，但是我始终觉得做人心地善良就好。”郑爱月说。

当越来越多的老人走出家门，积极参与到社会建设和管理中，对新星社区书记朱莲森来说，最高兴看到的变化就是社会风气的好转。

“现在有什么事居民都愿意找社区来说一说”朱莲森说，“发生在社区里的好人好事也越来越多。”



新星社区。



社区扎灯笼活动。



71岁郑爱月照顾94岁陈素娥。

“以后上学可不能随便迟到了”

当老年人在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中逐渐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时，社区里的年轻一代更多感受到了扛在肩上的重担。

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周琪儿？2010年2月9日，记者走进新星社区，她才呱呱坠地十几天，是当时社区里年龄最小的居民。

几乎是一眨眼工夫，她已经7岁了，今年下半年就将“升级”为小学一年级的新生。

对于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，周琪儿还没啥概念。周琪儿的父母，甚至外婆公公，已经隐隐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压力。

首当其冲的就是“学区房”的压力。为了让孩子就近入学，而且能读上优质的小学，家里人费了不少劲，迁了户口。“身边很多邻居都是这样的。”周琪儿的外婆说，虽然有点麻烦，可为了孩子和将来，都是值得的。

周琪儿的妈妈则正在为要不要送她去读“幼小衔接班”而犹豫。为人父母，终究还是希望孩子能无忧无虑地享受幼儿园的最后一个暑假，毕竟在眼下激烈的竞争下，“一入学校深似海”。

“还是要去读的，虽然教的只是简单的拼音和数字，可多少能让孩子养成一些必要的学习习惯，更好地应对更为规律的小学生活。”一旁，作为“过来人”的社工劝道。

“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有时就像是悬在父母头上的一把剑。

“要去哪里报名？大概要读多长时间？”周琪儿的妈妈有点心急了。

“等以后读了小学，上学可不能迟到了。”周琪儿的外婆在一旁感慨道。

念幼儿园有时候早上来不及送，难免迟到几分钟，好像也算不上什么大事。可读了小学，上课铃就像“紧箍咒”，“随便迟到，学习肯定是要受影响的，而且也违反学校的规定。”这对年轻的，有时爱睡个懒觉的父母而言，无疑又要牺牲一些生活上的自由。



周琪儿